

【 吾乡吾俗 】

走进张恒春药号 传承药膳养生文化 擦亮传统“鸡药”名片

王忱玉



2019年张恒春首届鸡药节

鸡药是张恒春药号著名的食补养生药方，源远流长，在长江中下游尤其皖南一带的民间影响广泛，深受老百姓欢迎。

2019年12月，“张恒春传统‘鸡药’验方”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进一步引领了大众化药膳养生时尚，使药食同源、药膳同源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鸡药滋补 走进千家万户

制作药膳滋补是中医保健疗法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黄帝内经》记载：“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益精气。”

芜湖地处长江下游的滨江冲积平原上，襟江带河、濒淮近海，山水秀丽，土壤肥沃。四季流转，到了农闲时节，朴实的农家生活为百姓滋补养生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鸡药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沿江及皖南地区百姓滋补养生的不二之选。

创制验方 推动药膳养生习俗形成

1850年前后来芜湖创办张恒春药号的张文金，长期研习传统本草经典，精于药理，尤其善于搜集、整理、研究各种养生验方。

对的群体都是王公贵族、宦官世家，其养生滋补效果显然无法适应普通百姓的需要。

因此，张文金针对皖南地区民间冬令以鸡汤进补的习俗和当地百姓体弱劳损的现状，开发创制了鸡药底方。其方为：炙党参三钱，炙黄芪三钱，炒白术三钱，茯苓三钱，炙甘草二钱，当归三钱，川芎二钱，熟地四钱，炒白芍三钱，肉桂一钱，怀山药三钱，枸杞三钱，阿胶四钱，黄精三钱，芡实四钱，苡仁米四钱，北沙参三钱，莲子三钱。

于是，长期为王公贵族专享的药膳走进民间，开始服务平民百姓。张恒春鸡药的广泛推广，推动了皖南地区尤其是芜湖、宣城、当涂一带民间冬令以鸡药制作药膳养生进补习俗的形成与发展。

传承发展 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1908年，当时药号掌门人张敬之，在传承鸡药底方基础上，提出“三因施治”和“分类调养”原则。当时药号延聘的坐堂医生滕如松，是芜湖中医四老之一。他在坐堂回诊的实践中，严格奉行三因、分类原则，适当加入三七、燕窝、银耳、鹿茸等。同时，将冬令进补扩大到梅雨天进补的“两季进补法”，使食补疗法的理论更趋完善。

正如张氏传人张泰篪回忆录中写道：“特别是每年梅天，及冬至数九期，乡间风行进补，摄药与鸡同煮是谓‘鸡药’，此药特补能强身，且治劳损……这两期鸡药，张恒春和供应量占全市百分之九十以上，每天总要撮出几百剂，排队拿药，人头上递钱，若非信誉即不可能如此。”

进入21世纪，作为张恒春中医药文化的虔诚之心、对张恒春中医药文化的



张恒春非遗项目代表滕如松



敬畏情怀，将发展、振兴老字号金字招牌作为自己毕生事业。从2006年开始，他着手对张恒春中医药历史的发掘、研究与保护工作。

张恒春鸡药，体现了中华医学“治养结合”“治未病”的思想，和张恒春“时令药膳”的理念互相交融与影响，意义深远。随着它的传承发展，其功效和食疗保健价值将更加显著，值得进一步科学研究与推广运用。

字斟句酌



《红楼梦》为何未见“漂亮”二字

朱卫国

世界上的很多事情都是如此，最简单的，往往就是最复杂的。

汉字，对读书人来说，用起来并不难。可是，要搞清楚这一个早已会用的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它们都有哪些用法，可就不那么容易。特别是统一己之力，要搞清楚尽可能多的字，就是一个浩大工程。

不过，总有人溯流而上，抵达人迹罕至之处。现在，我们也不能太苛责东汉许慎，他的《说文解字》共收字头9353个，其中重文（古文、异体等）1163个，字头以小篆为准，兼有古文、籀（zhòu）文等异体。因为当时还不知道有甲骨文这件事，许慎对一些字的本义解读错误，在所难免。

因为造字是为了用。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错，也是相对的。到了康乾盛世，文字学大师段玉裁（1735—1815年）为《说文解字》作注，很多时候是通过这个字从前往后的怎么用的，来确定它的形、音、义。

也是偶然，当我查阅“漂亮”这个词的词源，竟然发现，这是康乾盛世的“流行词”。

段玉裁在给《说文·糸部》“纒(yào)，丝色也”作注解时写到：

“谓丝之色光采灼然也。《考工记》曰：‘丝欲沉。’注云：‘如在水中时色。’今人谓之漂亮。”

好一个“漂亮”，如果不是段玉裁在这里点出，或许我们要想搞清楚这个词比较早在什么时候出现，可能就难了。

因为，与段玉裁差不多同时代的曹雪芹在写作《红楼梦》的时候，竟然有意无意错过了这个词。

大家知道，《红楼梦》中有多少人物和事物，可以称得上是“漂亮”的啊。即使再挑剔，一两处用一下“漂亮”二字，应该没有什么妨碍。但是，据我粗略一查，却没有。

这是怎么回事？很多人都说，《红楼梦》已经没有什么没有被研究的了，这话不可信。有研究一辈子《红楼梦》的大家，最后的感叹是“人人皆知红楼梦出于《红楼梦》，然红学实是反《红楼梦》的，红学愈昌，红楼愈隐。”

比如，《红楼梦》何以不用“漂亮”二字，不是一个问题呢？

像第三十六回《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中的“鲜亮”，完全可以用“漂亮”，但是，无论“庚辰本”，还是“程乙本”《红楼梦》都用的“鲜亮”：

说着，一面又瞧他手里的针线，原来是个白绫红里的兜肚，上面扎着鸳鸯戏莲的花样，红莲绿叶，五色鸳鸯。宝钗道：“嗳哟，好鲜亮活计！这是谁的，也值的费这么大工夫？”袭人向床上努嘴儿。宝钗笑道：“这么大了，还带这个？”

还有，第七十七回《俏丫鬟抱屈天风流 美优伶惨死水月》中的“水秀”“美人似的人”，也是如此：

王夫人细看了一看，虽比不上晴雯一半，却有几分水秀。视其举止，聪明外露在外面，且也打扮的不同。王夫人冷笑道：“这也是个不怕臊的……”这个四儿见王夫人说他素日和宝玉的私语，不禁红了脸，低头垂泪。

宝玉笑道：“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何等滔天大罪！”袭人道：“太太只嫌他生的太好了，未免轻佻些。在太太是深知这样美人似的人必不安静，所以恨他，像我们这粗粗笨笨的倒好。”

“生的太好”，不就是“长的漂亮”吗？“美人似的人”，不就是“漂亮的人”吗？简直是话到嘴边，就是不说“漂亮”二字。

思索再三，觉得还是有一篇文章说的比较在谱，那就是，《红楼梦》的语言风格是“文不甚深，语不甚俗”。

而“漂亮”两个字，在曹雪芹当时看来还是“太俗”，所以曹雪芹弃而不用。

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由于各种因素的变化，有一些字、词、句在漫长历史长河中，所表达的意思已经与最初的含义不完全一致，甚至是相反的，就像“衣冠禽兽”。还有一些词语，则长期被世人误解，很有必要正本清源，还其本来面貌。基于此，本版特开设“字斟句酌”栏目，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来稿请注明“字斟句酌”栏目，投稿邮箱：whrbzfbk@163.com。

【 山水史话 】

消失了的土龙山

刘传汉

芜湖市曾经有座土龙山，它位于今天的吉和路（原狮子山路）东侧，狮子山南麓，曾与狮子山逶迤相连，好像一对孪生兄弟。

土龙山，原名“鼇龙山”，海拔高度只有20多米，西距长江岸边200米左右，山势呈南北走向，北高南低，远远看去，山的形状酷似一条爬在地上的鼇龙，故而得名“鼇龙山”。但是，因“鼇”字写起来繁琐，又不易辨认，加之读音与“土”字相近，所以，人们便把“鼇”字写成“土”字，久而久之，约定俗成，便写成“土龙山”了。鼇龙，即扬子鳄。相传，古时候有一条扬子鳄爬到这儿江滩边登岸栖息，贪睡不走，时间久了，慢慢变成了这座小山。

当年的土龙山虽然不高，却也绿树繁花，风光秀美，自成一格。因此，光绪二年（1876）芜湖开埠后，西方传教士也看中了土龙山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先后在山上建筑别墅和住房。基督教芜湖复会和萃文中学的创始人，美籍加拿大传教士毕竟就在山上建有别墅。1909年，毕竟成为了筹措资金，在凤凰山购买土地，建造萃文中学新校舍，扩大办学规模，卖掉了土龙山上的私宅和地产，

“得银万两”，可见其别墅是相当豪华的，而不是一般普通的“私宅”。后来，日本人也曾在土龙山上购地建房，开办诊所。这些房屋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才被完全拆除。

1890年，西方列强在当时的芜湖“租界”内先后修筑7条马路，其中“后马路”（即原狮子山路）便从土龙山西麓经过，土龙山因此被挖掉一部分。1931年，西班牙传教士又在土龙山西麓大兴土木，历时两年，建起颇具规模的“主教楼”和“圣母院”，内设“女内思学校”，一时蔚为壮观。

土龙山上曾经建有李淳风墓。李淳风（602—670年）是唐初岐州雍（今陕西凤翔县）人，唐代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易学家，太宗时授将仕郎，入职太史局，长达40年，卒后被高宗追授为太史令。李淳风是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定级的人。传说，明洪武年初，也就是他去世后700年左右，他的棺材竟然被洪水冲来芜湖，被安葬在土龙山上。对这段离奇的传说，清代三朝元老、两代尚书的黄钊（1750—1841年）在其的《于湖竹枝词》（二十三）中认为“旧说荒唐不可从”，但的确“博得盲人求利市，年年团拜墓门中。”

可见，当时有那么一批人对李淳风是十分崇拜的。八十多年后的民国八年（1919），在新修的《芜湖县志·古迹志》中，仍然记录下这个神奇的故事：“太史令李淳风墓在江滨半里许。明洪武初，邑令李行素渡江，一棺沿中流而下，视之，上镌字云：‘唐朝李淳风，洪武水来冲。芜湖李知县，载我过江东。’遂载之，至江岸高阜处，力举不能动，乃葬焉。”可能是寄托着那时人们对太平盛世的向往与祈求吧。直到20世纪50年代，李淳风墓在土龙山上依然有迹可寻。

土龙山东麓，民国五年（1916），官僚豪商陈绍吾、江干卿、宁松泉等人，以“振兴实业”的名义，动用盐税银20万两，后又招股80万两，置地71亩，兴建厂房，开办“裕中纱厂”，历时三年，于1919年建成投产。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安徽省立芜湖医院迁入土龙山的日本人诊所旧址，1947年1月开始对外门诊并收容病人住院。安徽省立芜湖医院是芜湖较早的一家医院，前身是民国二十八年（1939）3月汪伪政府接收芜湖县立医院改建的“安徽省芜湖医院”，同年9月改由汪伪内政部管

辖，1943年4月，划归汪伪安徽省管辖。日本投降后，1945年11月改名为“安徽省立芜湖医院”，有床位50张，医职人员28人。迁至土龙山后，除了使用日本人一幢房屋外，还在山上建有8座活动房屋。1949年4月，芜湖解放。当月底，芜湖市人民政府接管这家医院，改名为“芜湖市立医院”。1950年2月，又改名为“芜湖市人民医院”，并在土龙山上扩建医院规模，改建活动房，新建一幢两层楼房。但是，1953年7月，土龙山上医院的房屋全部转让给新建中的芜湖纺织厂，医院迁入土龙山下的圣母院及新建一些房屋内开诊。这里便成为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院区。

1997年，土龙山被彻底夷为平地，建设成泰华裕中新村，成为一处新兴的住宅小区。本世纪初，在裕中纺织有限公司大门右侧一排整齐平房前，曾经悬挂着“芜湖市新芜区土龙山居民委员会”的牌子，依然让人们对土龙山还有一丝记忆和怀念。

如今，昔日的芜湖纺织厂已经被全部拆除了，原址上已经成为一处高档的住宅区。土龙山也已经成为一道远去的风光了。